

〈破掉的聲音〉

那是個我多年後，還會回憶的夏日夜晚。

和 S 在播映室看完電影，從圖書館通往暗夜之中只有兩盞白燈陪伴我們。飄忽的雨，我們的話題也顯得有些漫不經心，直到 S 的尖叫隨著一陣水花濺起，我心照不宣地看著她，腳下脆玻璃的觸感，隔著橡膠鞋底和棉襪都能以彷彿兩字來感知殼紋崩裂、肉身頹傾，我沒敢低頭確認。那一瞬間，我的心彷彿有一層殼隨之破碎，是一層我不曾察覺的殼，生命正流逝，而我作為見證就只能見證。

隔天的清晨，陽光慢條斯理地流轉，我一如既往騎著那輛捷安特腳踏車，眼睛時不時往地上掃視，才理解昨日的盛宴已經結束，留下幾隻蝸牛的屍體在陽光下顯得那麼蒼白，但比我以為的屍體數目稀少，甚至有的只剩空殼，每個路過的人都是小心翼翼地閃躲，只剩蒼蠅以無以名狀的喜悅圍繞著。

直到我讀到一個校內的學生，在社群平台上發表對於校內蝸牛的觀察，意識到某些死去的蝸牛為何只留下殼，除了被常見的螞蟻、蜘蛛吃食，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同類當作食物，我才知道牠們會爬過自己同伴的身旁，然後以無人知曉的細牙，在暗夜中將一口口將形骸剔除。

我曾經在圖鑑中看過蝸牛的齒，準確來說應該稱為齒舌，不如我們對牙齒的立體印象，許多海洋的貝類都擁有這樣的齒舌，形狀各異、各顯神通，有的扁平而適合刮除、收集海藻；有的尖銳而適合撕裂獵物。蝸牛則擁有兩萬六千多顆鋸齒狀的牙，目測足以將獵物在短時間啃食殆盡，顯微鏡下的牙齒比鯊魚還令人背脊發麻。

蝸牛並不主動捕食同類，但我不禁想像如果牠們互相試探、親吻，是不是會感受到痛，這種疼痛是不是吸血鬼般魅惑人的疼痛，溫度與濕度滲進肉體，偶爾致命。

關於蝸牛的出現與離開，我常會想像雨後出現的蝸牛是順著雨水落地，享受人間短暫的歡愉。記得看過一部韓國電影：《荒島·愛》，一個長年蝸居在暗室的女人，公寓就是她的殼，她的一切。女人的歡愉是以長鏡頭遙望這個世界，包括跳江自殺未遂而漂流至城市荒島上的男人，女人的眼睛幾乎貪婪且飢餓的，吸吮男人那幾乎乾枯而一無所有的生命。漸漸的，女人從男人原始且純淨的求生意志獲得新生的力量，原來死、生的輪轉只隔著幾個時辰，也只隔著

很薄的江水。被窺視的男人與窺視者女人在孤獨中共振，等待著彼此關懷的善意，三年未出門的女人全副武裝戴上安全帽，只為給對方投出瓶中信。結局裡，眼見男人被驅離荒島，女人用盡力氣奔赴而去，沒有一絲偽裝，只懷揣著一份希望。

在那一刻，我似乎聽見破掉的聲音。女人親手將自己的殼摘除，肉身暴露在陽光下，並非死亡的碎裂，更像掙脫於堅厚外殼，慢慢催出新芽的種子。如果有聲音，那應該是女人急促的心跳聲，她終於感受到自己的存在，與活著的意義。

我頭一次真正好好坐下來觀察非洲大蝸牛是前兩年。奶奶家的後院，那方小小的土地上出現非洲大蝸牛的蹤影，靜靜地看著牠以腹足觸動落葉與泥土，出於陌生與恐懼牠寄生的病菌，我無法親手接觸牠，輕輕以落葉騷動牠的殼是極限。非洲大蝸牛的別名是褐雲瑪瑙螺，我特別喜歡這個取名帶來的殼紋想像，瑪瑙色的蝸牛行進就是輕輕一片渲染的褐色雲彩飄動，褐色的雲在我的想像裡應該是磅礴厚重的，據說唯有在空氣大量燃燒化學物質才會出現，我沒看過那樣的天空，總覺得帶股鐵鏽的血腥氣味，卻因為瑪瑙二字透顯出薄透而冰涼的本質。

蝸牛的眼睛長在那對長柄上，仔細觀察會有個比筆尖還細的黑點，薄透的黑點中，人類眼睛擁有的角膜、晶體、視網膜一樣不缺，卻因為構造過於簡化使得視力貧弱。

假如我們能以動物的眼睛記錄下的一切，當作一部電影播映，我們就能知道牠們如何探測人間。在相同視野下，貓眼在暗夜中透過脈絡膜層反射回視網膜，即便光線微弱也可辨許多人類視覺混沌的地帶。蒼蠅的複眼則由兩千個小眼睛組成，零碎且靈敏地將一連串的影像捕捉。哪雙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更準確而不失真，並不重要，這沒有正確答案。畢竟人類所建立的感官、秩序與時空感，不適用於各個物種中，而我們試圖模擬、同感的視線可能也不甚準確，正如 John Berger 所說：「我們看到的世界與我們知道的世界，兩者之間的關係從未確定」，更何況是那些我們根本無法以視覺估測的事物。

蝸牛在一場雨後數量來到四隻，為的大概都是奶奶院裡一些種著消遣的植物。暑假閒來無事，我會在起床後打開後門，坐上塑膠椅俯身觀察牠們如何留下發亮的軌跡。一日，奇異的畫面搔動我的頭骨，我不曾看過動物的分娩，我見過所有的分娩都是在影像與文學裡，分娩對我來說是血色的，劇烈的陣痛伴隨子宮收縮、苦痛與喜悅順著骨盆、產道與血液、黏液、胎盤一同滑落。然而，目睹非洲大蝸牛的生產是一場啞劇，乾淨俐落，生殖口像嘴，含著珍珠似

的卵鬆落進土層，一顆顆接著一顆，無言之中卻有其力量，描述至此，言語已削弱幾層當初的激動。

卵生動物的生產會經過兩層驚喜，一是離開母體的分娩，二是破殼，真正與世界會面。對非洲大蝸牛而言，無須以啼哭來明示牠的出世，乳白色蛋殼發出了躁動，微弱卻強悍地透顯生命的本質，另一顆心跳的搏動讓我的心跳更加瘋狂，殼上的縫逐漸變成大裂，大裂逐漸化成光。首先探出的頭部不斷的摩娑著土壤，嘴巴看似吸吮著實則正在一點點啃食自己來的地方：蛋殼，還來不及移動半步，牠就拚命的把眼前的殼送入體內，為了就是補充鈣質，能把自己背上尚綿軟的殼，一點點變得強硬。

小蝸牛大概只有半節指頭的大小，比起成年，一節指頭三分之一大小的小蝸牛，皮膚沒有一粒粒像癩或小米般的疙瘩。放大鏡下，牠們的臟器毫無保留的展示於眼前，當然若是要以肉眼辨識出每個臟器的正確名稱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對照過蝸牛圖鑑上的身體構造，發現我們都會用五臟俱全來形容麻雀，但當一隻小蝸牛就能擁有五臟六腑，更是不可思議，那麼微小的腎、肺、胃、心臟，比擬機械錶的每一只小零件，轉動著一個新的生命，爬行每一刻。小蝸牛是那樣細軟，有著玉色的剔透，彷彿下一秒就會溶解於雨水中。後來我才知道於蝸牛而言，溶解一詞，並不是感官上的，而是實質意義上可能發生的。

夏季的一場雷雨打的肉身一陣刺寒，我遍尋不著那群還未出生的蝸牛們，期盼牠們新生的我撿起枝條，往土裡慢慢的掘，直到我看見被泥濘的卵，內心的快樂如果能長出手腳，那必定是舞蹈著，等待其他卵破殼而出的瞬間。但過了兩個星期，我才明白那場雨早就帶走了牠們，蛋裸露於表土層，蛋殼外層被雨溶解，卵早已失去保護，勃騰的心跳在還未探出頭呼吸第一口空氣，戛然停止，而我明白這些未破裂的卵，讓我內心生出裂痕。

我希望，牠們是沒有痛覺的，由衷的希望。

想起十幾年前，阿姨在一次餐廳聚會捧著下肚腹痛，躲進廁所，褲底一灘紅揭示孩子的離去，孩子還未足三個月，不足以稱作胎兒只能稱作胚胎，當時阿姨在廁所裡很久沒出來。

母親講述阿姨的事情時，語句有些破裂，或許是記憶裡幽微的刺，傷了她，我相信那刻母親的腦中肯定出現了破掉的聲音，破掉的聲音，是馬桶的沖水聲，那聲音糾纏她十多年，她終於能訴說，於是故事的人稱從第三變成第一。她說自己婚後四年歷經數次流產，好多人試圖安慰，包括醫生，他們說流掉的是萎縮的胚胎，不適者淘汰是大自然的機制，但無法紓解親手將孩子沖入

馬桶的不適。她看了一些專家說孩子 30 周大的時候才有痛覺，這讓她安心。並不是不害怕嬰靈，比鬼魂更可怕的是真實存在的痛，因此與那些孩子告別的時候，她是寧願相信他們已經澈底死去。

某次陪奶奶到小果園採收芭樂，鄰居阿伯在隔壁的農地一腳就踩碎這些不速之客，他嘴裡念念有詞的不是超度是咒罵。我凝視其中一隻破殼的非洲大蝸牛氣數已盡，秘密世界攤在眼前，一團卵被透明的固體包覆，像琥珀凍結住時間，牠們永遠的與母體離開卻也被留下。儘管我知道牠們即將被其他飢餓的口器分食，我還是把死去的蝸牛和孩子們埋進土裡，這是我作為一介人類的溫柔，或更準確的是滿足我對死亡的浪漫想像。仔細說起來，把東西埋進土裡，感受的情緒不盡相同，當我把水果的種子曬乾後埋進土裡，每日澆灌著的，是我對於生命的期待；當我把死去的屍體掩入土中，是哀悼一個生命的離去，也是入土便能為安的期待。

為求方便，阿伯以結塊的生石灰圍困捕捉到的所有蝸牛，待雨來臨，或許不必等待上天授意，只需在水龍頭接過一盆水澆上，鬆散的石灰大量放熱，牠們柔軟的腹足隨即灼傷，湧出大量的水分後扭曲身體、糊成一團。

雖然婉拒，但阿伯仍好心地替奶奶的果園撒了石灰。我突然想到，奶奶當了一輩子的果農，怎麼會不知道什麼能殺死蝸牛，或許她只是選擇刻意忽略。當時我想說些什麼但沒有來的及說，或許我心裡知道不該說。對於過於氾濫的物種產生情感是一件難以被理解，甚至也難以說服自己的事情。你無法找到更多辯詞，在他人質問你還有更多值得同情的受苦對象、請拿出真正有效的防治辦法，剩餘的辯詞輪廓模糊，最後就落入虛空裡，人道和倫理是後面的位置。

糟糕的是，你理解到脆弱且傾斜的道德跟歷史有關，如此殘酷。生炒螺肉早已深植許多台灣人的味覺記憶，脆甜的肉質完全印證了牠們當初被帶進這座島嶼的理由，那是一九三三年，日本教授下條久馬一為了食用，將非洲大蝸牛從新加坡引進臺灣後大量繁殖，此目的為牠們的命運寫下集體災難。

不只台灣，葉靈鳳在《香港方物誌》提到，香港第一次出現非洲大蝸牛，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，至於會氾濫成災和香港的動亂有關。那年的冬天換上黑色，聖誕節的陰霾從日軍侵入後一直都在，無人可管束的情況下，非洲大蝸牛猖狂、用力而絕望地生長，似乎碎裂後的末日，背面總有新生。雖然淪陷於三年零八個月後結束，不似非洲大蝸牛身影直到今日仍遍布整個香港，但戰役留下的傷，隨著下腹拖行的水痕化為長長淚痕，潛伏在潮濕、不見天日的暗夜裡爬行著。

如果問我，非洲大蝸牛的故事，我會說是關於罪愆與感傷。而那日腳下的碎裂聲意味著什麼？我想到電影《告白》的結尾，女老師以那張清冷到像月光的臉告訴 A 君說，失去重要東西的聲音，不是「啪擦」，是「咚鏘」。非洲大蝸牛的死亡呢？或許僅僅是啪擦的泡泡破裂聲。關於一個生命的消逝，會心痛卻偶爾遺忘，會恐懼卻可能麻木，比如內心的大湧會拍打，也會隨即隱沒。